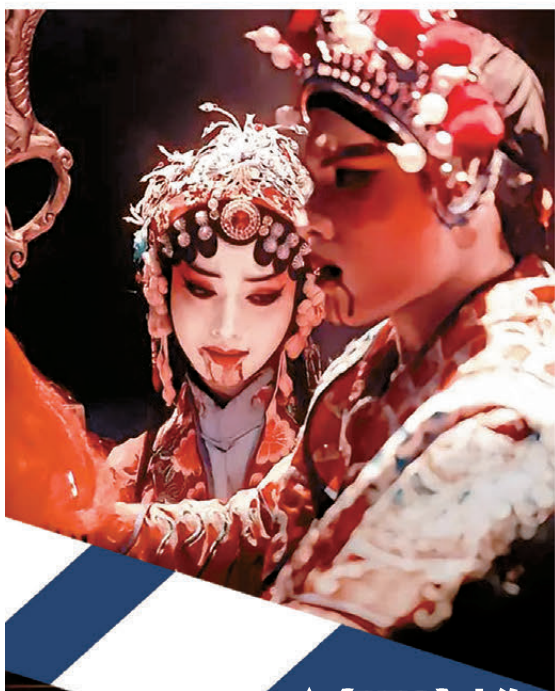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《ENEMY》上線後收穫一致好評。網上圖片



●新短劇《尋找格桑先生》由真人演出。視頻截圖



●《逃出大英博物館》大受歡迎。網上圖片



●香港導演施銳汶一直關注微短劇賽道。



今年上半年，當微短劇行業都在探討、試水AI時，真人劇卻出乎意料地格外出圈。國產短劇《ENEMY》在視頻平台爆火，上線不到3天，全網播放量直衝12.8億，另據中國網絡視聽協會發布《微短劇創作指引》顯示：2026年第一季度，全網新上線的AI生成微短劇佔整體上新量的95%以上，這類流水線作品，最終僅獲得全網4%的播放流量。AI的喧囂之下，真人劇服化道的質感、好演員的「活人感」，都給作品注入了AI取代不了的「靈魂」，而觀眾則是用這些對比驚人的數據，給出了他們對於選擇AI劇與真人劇的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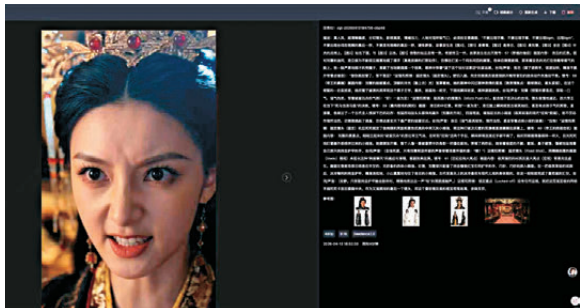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、李薇
圖：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



●卓淵影視總經理第五洋洋（左）正在與同事探討AI短劇的製作。



●卓淵影視工作人員正在電腦上製作AI真人短劇。



●卓淵影視製作的AI真人短劇劇照，AI演員表情趨於「流水線」。

AI喧囂 真人突圍

業界：有靈魂短劇更難能可貴

短劇演員「煎餅果子」（張問初）在抖音賬號中發布了其拍攝的新短劇《尋找格桑先生》的預告片，短短2分多鐘卻收穫了近500萬點讚。他與搭檔「夏天妹妹」一起自導自編自演的《ENEMY》成為今年的現象級短劇，不僅數據火爆，也受到央視新聞、人民日報的點讚推薦。此前，他們合作的《逃出大英博物館》也曾刷屏全網。

真人劇《ENEMY》細節加分

「看到他們唸台詞，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」「男女主對視的眼神戲絕了」「好多年沒有看到這種演技了」……在短劇《ENEMY》的評論區中，這樣的留言比比皆是。短劇愛好者曉玉表示：「最開始AI短劇出來的時候看了幾部，但越看越覺得同質化、沒意思，現在反而更喜歡看真人劇了。」

短劇《ENEMY》劇組堅持實地取景，戲服多為手工改製，將二手婚紗翻新改成嫁衣，道具更是用上1937年的煤油燈，從細節處還原年代質感。而為追求鏡頭前的真實呈現，演員更是不惜代價：為接近中毒逼真狀態，強忍辛辣猛飲薑汁；寒冬臘月身着單薄衣衫拍戲，凍到肌肉拉傷；一個下跪鏡頭反覆重拍，直至膝蓋磕出瘀青。這種肯下笨功夫、肯磨細節的創作態度，恰恰是對抗AI流水線工業化套路的底氣——這種用心創作，觀眾一眼明了，也一眼愛上。

因此，雖然AI作品數量多，但觀眾注意力與討論度，卻更多流向真人作品。這一現象直指行業核心：AI技術能高效產出標準化內容，但大眾真正偏愛的，還是有血有肉、帶著情感溫度的共情表演，完美的技術演繹，終究比不上有瑕疵卻鮮活的真人表達。

專業演員情感張力AI難及

「AI永遠無法替代真人演員賦予角色的靈魂與魅力。」香港新生代導演施銳汶一直在關注微短劇賽道，最近自己也開始手搓「AI真人短劇」（用AI做出來的真人短劇），更新在個人視頻號之中，用低成本實現外星人科幻題材創意。

「AI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人的細膩情感與眼神張力。」施銳汶直言，AI能復刻表情動作，卻無法傳遞角色內心的複雜情緒，表演始終帶著「流水線工業感」，缺乏靈魂與魅力。此外，儘管在AI工具的幫助下，越來越多的「一人團隊」可以自己製作AI短劇，但這些人大多非編劇、演員、導演等專業人士出身，劇情也趨於平庸。

作為導演，施銳汶在拍攝現場見識過無數的好演員，他們能將角色與自身融合，賦予角色獨一無二的特質，這種魅力不可複製。施銳汶舉例，林永健這樣的專業演員，會提前吃透劇本、打磨角色，主動與編劇溝通優化細節，現場表演層次豐富、情感真摯，這種專業素養與情感張力，是當前AI難以企及的。

而如《ENEMY》《逃出大英博物館》等真人短劇的出圈，在施銳汶看來，核心是「熱情與真誠」。「這些作品成本不高、製作不算精良，但演

員帶著對表演的熱愛，傳遞出真實的情感，觀眾能感受到這份真誠，自然會買單。」

施銳汶強調，當下短劇市場雖日更千部，但真正深耕內容、傳遞情感的作品寥寥，觀眾的注意力，終究會偏向於有溫度、有靈魂的真人作品。

業內人士預測AI劇火不過年底

內地最早開始做微短劇的企業之一——卓淵影視，在2025年每年出品真人短劇達500多部，而今年從春節後至今，拍攝製作的真人短劇不超10部，AI劇與真人劇比例一度達9：1。這樣巨大的轉折，雖猝不及防卻又情理之中。

「我們布局AI是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的。」卓淵影視總經理第五洋洋表示。去年11月起，公司開始製作AI真人短劇，月均產出30至40部，巔峰期月產能可達70至80部。

卓淵影視的轉型也是行業縮影，成本優勢是當前製作公司轉型核心驅動力：一部AI短劇製作成本僅1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左右，卻能達到真人短劇四五十萬元的製作效果——播放量、營收表現與同體量真人劇基本持平。

另一方面，市場正值火熱期，製作公司必須緊跟趨勢調整產能，同時完成團隊的技術轉型。「我們公司全員歷經一個月高強度培訓，掌握AI工具的使用、生圖、剪輯等技能；技術組則持續測試最新模型，保障製作效率。」第五洋洋指出，AI短劇正處於市場紅利期，各大平台紛紛加大對AI短劇的扶持力度，通過後端分賬、前端補貼等方式，推動行業快速擴張，「所以現在市場上這麼多AI短劇出現，是必然的結果。」

雖然整個公司都投入到了「AI大軍」中，第五洋洋卻也預測這波AI真人劇的浪潮可能不會火過今年年底。隨着市場趨於冷靜、觀眾對AI短劇的審美疲勞日益明顯，真人劇的優勢愈發凸顯。「現在整個行業的AI真人劇與真人劇比例大約在8：2，但我覺得年底行業或許就會快速回調成2：8的健康生態了。」



●卓淵影視製作的AI真人短劇多為玄幻題材。

AI是創作翅膀 真人是內容心臟

「我們從一開始就清楚，AI只是生產工具，但卻是行業必須掌握的工具。」第五洋洋表示公司開始部署AI劇時，便清晰地認識到這個問題，未來健康的行業生態，一定是真人劇佔多數、AI短劇佔少數，兩者並非替代關係，而是互補共生。「AI可輔助真人劇完成特效、場景等環節，降低製作成本；真人劇則憑藉鮮活的情感與靈魂，守住內容核心。」

在施銳汶看來，「人機融合」是未來微短劇發展的最優解。AI可幫真人演員承擔動作場面、危險橋段等環節，降低拍攝風險與成本；真人演員能將更多精力聚焦在戲演繹，傳遞情感張力。「比如成龍以前演戲不知道摔了多少次、受了多少次傷，現在有了AI，完全可以為演員避免這些風險。」

施銳汶暢想，不遠的將來，真人演員的表演或許可以藉助AI發展出新的創新方向，「也許演員不用到現場，就能藉助AI把接到的角色演好。但無論AI技術怎麼發展，我相信打動觀眾的永遠是真摯的情感與鮮活的靈魂。AI是創作的翅膀，真人是內容的心臟，兩者結合，才能讓行業走得更遠。」

記者手記

在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，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馮遠征表示：「AI的眼淚是畫出來的，但我的眼淚是從身體裏流淌出來的，有溫度、有味道。」他認為，AI不會搶走好演員的飯碗，真人表演的情感與個性化表達，是技術無法替代的。

眾所周知，AI表演是依託神經渲染與4D建模。如阿里的「表情微表情模擬系統」，通過分析數百萬張真實臉部數據，能精確模擬肌肉運動、皮膚紋理和生理反應，甚至能在幾秒內讓人物「臉紅」，模擬血液湧上臉頰的自然效果。

但這種基於深度學習、數據驅動的高度仿真，能精準落淚，卻不懂悲傷；能復刻神態，卻沒有靈魂。

因為人類表演的深度源於閱歷沉澱。游本昌在《繁花》中抬眼落淚的瞬間，將老人的喜悅、敬佩與期許藏於眼神，這份層次是九十載人生閱歷的自然流露。王勁松在《我的山海》中飾演養父孟思遠，面對女兒的質問，無需激烈台詞，僅憑微微皺眉、欲言又止的神態，便將隱忍的父愛與內心的痛苦演繹得淋漓盡致，這份細膩是多年演藝積澱與生活感悟的結晶。

當下的AI技術，更像是演藝行業的「淨化器」。它將替代那些依賴外貌、流量，缺乏扎實功底、態度不敬業的平庸從業者——對只會對口型、讀不懂劇本內核的藝人，AI足以實現像素級替代。

技術對照下，真正的演技愈發珍貴。馮遠征呼籲演員守住初心，深耕專業：演員拼到最後拼的是文化，這份文化源於深耕劇本的積累，更來自深入生活的感悟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AI時代站穩腳跟。

好演員更稀缺 平庸演員機會更少

為100元賣臉？風險不可低估

在早前舉行的「2026愛奇藝世界·大會」上，愛奇藝高級副總裁劉文峰透露，馬蘇、成泰燊、曾舜晞以及蔣龍等100多位藝人已加入愛奇藝專業級影視製作平台「納逗Pro」藝人庫，這意味着，這些演員願意將自己的臉進行AI授權，至於是否真實落地使用，還需看項目、看經理人公司。

與此同時，在短劇領域，「臉」的「採買」也正以更粗放的方式進行着——大量從事AI內容製作的短劇公司正在簽約老藝人、網紅、模特的肖像權，簽約後公司將肖像作為商用資產，生成短劇角色，費用在每年1,000至5,000元不等。

在社交媒體上，搜索「人像授權」，還能看到大量短劇公司的招募貼，一張長相尚可、身高達標的素人臉，授權金額大多在每年100至200元之間，卻有大量大學生、老人願意提供，他們不在乎肖像用途，哪怕是一個大反派、行為顛倒是非，反正到公司10分鐘即可簽約、錢款現結。當然，也有橫店群演指出，AI賣臉以後，出了問題維權非常麻煩，「誰知道AI會做成什麼樣子，萬一拿我的臉涉黃怎麼辦？千萬不要為了幾百塊就把自己葬送掉！」

對於這樣的現象，第五洋洋認為簽約明星藝人AI

形象更多是平台的宣傳噱頭，虛擬形象難賦予角色靈魂，加上演員都是看中自己演技的，AI僅適用於玄幻、特效類短劇或互動影遊，「AI真人劇未來則更趨向於微短劇中的分支種類之一，吸引較為固定、垂直的觀眾。」

施銳汶則指出，老藝人授權肖像，多半是因為影視行業寒冬，導致他們沒有演戲機會，肖像授權也算是一種出路和途徑。「有活當然是選擇接真人戲，但就是沒有機會，才會出此下策。」

也有律師指出，從當前短劇行業低價獲取真人肖像授權看，很容易滋生灰色產業鏈條。一些招募信息刻意簡化合同邊界、模糊授權範圍，存在個人信息洩露、肖像永久失控、超範圍違規使用、違法內容連帶責任四類法律風險。